

毛伟峰： 与漆对话 与漆共舞

汤丹文



毛伟峰近影

毛伟峰的身份很特别，他是湖南人，却来到北仑，成了一个新宁波人；他是漆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，也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文化艺术传媒群教师中的一员，企业实训导师；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宁波市工艺美术大师，北仑漆塑钣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……

虽然毛伟峰身份多重且复杂，唯一不变的是：他是一个10多年不辍，默默与漆“对话”的人。

我是在前几年，采访北仑青年漆画家姚炬炜的时候认识的毛老师。他俩是中国美术学院同班同学，当时，毛伟峰在工作室正带着他的学生或者说是徒弟们，神情专注地创作。今年3月间，他的作品入选了在宁波美术馆举办的“青峰竞秀”宁波市青年艺术家提名作品展。漆画《素锦·襁褓之蒙尘的袈裟》黑底中透着隐隐神秘金光，画面独特的质感和肌理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不久之后，我与他在北仑有了一席对谈。

毛伟峰201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绘画（壁画漆画）专业。大二那年，他的同班同学，一半选择了漆画，因为当时漆画刚刚进入高等院校专业系列，他和姚炬炜可算是中国第一代出自专业院校的漆画本科生。

在就读期间，毛伟峰就显露出漆画创作方面的才能。2009年，大学生的他，凭着作品《空间》入选浙江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览。2011年毕业前后，他的多幅《童趣·系列》作品，获得中国美术学院优秀毕业生作品展铜奖，入选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，获中国（厦门）漆画展优秀奖（最高奖），其中一幅作品还被厦门市美术馆收藏。

那段时间的创作，毛伟峰自然呈现学院派的艺术气质。当时，他和他的同学们注重漆画的图式化个人表达。毛伟峰则更多地把自己童年放牛娃的经历倾注于创作之中，乡野童趣等在夸张变形中透出一份天真烂漫。

2015年，他的作品《童趣·抓鼠》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，并被中国漆画重镇的福建省美术馆收藏，早早奠定了他创作的现实地位。

10多年的创作实践，让毛伟峰真切体会到，与漆对话需要默默艰辛的付出。他说，漆画创作首先要面对皮肤过敏，漆材料过敏，有时会让人痒痒难忍。另一方面，漆画创作需要极大的专注、耐心和沉静。

从做底胎开始，吃生漆、裱布、刮漆灰、研磨、髹涂漆到推光、揩清……这一系列工艺流程，每一道都马虎不

得。漆画创作，更多地显示了传统工艺美术的特质。当然，对漆画语言的探索、材料之争已然尘埃落定；圈内已基本把植物天然漆作为纯真的材质，从而使漆画有别于一般的涂料绘画。

在与漆的对话中，毛伟峰体会到了漆的静谧、温润、深沉、内敛和不做作。“漆于我而言，触感是厚重温润的，细腻的，带着一丝丝的阻力，我喜欢这种触感有温度的体验。”在当下的创作中，毛伟峰时常会舍弃很多华丽的漆艺技法，比如蛋壳镶嵌、螺钿镶嵌等等。他常常会选择一种单纯的技法来创作并表现，他说：“因为这种单纯的状态，能让我安静地思考、安静地感悟漆的深邃温润的质感。”

自古至今，中华民族喜爱松，种植松，对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在名山大川、名园，在宫殿、名刹古寺，到处都种有青松。它们像忠勇的卫士，守护着美好的家园。因其与竹、梅一样具有顶冰雪、抗严寒的优秀品质，故历代不少文人对松树情有独钟，以歌赞松、以诗咏松、以画绘松、以文记松，他们托物寓意，寄情遣怀，将松、竹、梅誉为“岁寒三友”，来比喻在艰苦环境中风雨同舟、同甘共苦的友谊。

松树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，几乎各省都可觅其踪。退休后我跑了不少地方，观赏了各种各样、千姿百态的松树，其中印象深刻、特点突出的当数黄山松和泰山松。黄山素有松、石、云“三绝”之誉，在我看来，其中松树最有视觉冲击力。黄山松扎根于石缝中，从悬崖绝壁上长出来。我看到山道边石崖上一重一重、大大小小的松

和书院等创作了十余项大型漆壁画或漆艺作品。在上海历史博物馆，毛伟峰制作的大型漆壁画《西学东渐》赫然在目。合作设计制作的《漆·宴》收藏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。他为汉中历史博物馆新馆合作设计制作了70多平方米的壁画《陕西栈道》，高2.4米，宽30米，由25块板拼接而成，日夜赶工完成创作，历时4个月之久……

这些成就，也与他与漆“对话”，与漆“共舞”，在市场跌打滚爬多年后形成的艺术理念有关。他说，漆艺作品必须融入当代人们的生活及艺术空间，才有发展前途——漆艺从民间而来，进入学院；现在，到了重返民间的时候了。“漆艺作品的厚重感和装饰性，是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的。”

当然，重返民间之路并不简单。毛伟峰认为，要想更好传承漆文化，将大漆艺术推向新的维度，需要体悟传统工艺与文化内涵，需要融入传统与当代艺术创作理念，需要运用传统工艺结合现代审美哲学，更需要引入当代人民大众生活习性的审美需求和希望。

这两年，毛伟峰在艺术创作中，把更多的精力聚集于现实主义的题材。他说，真正自信的漆画艺术家既不必装腔作势，也不必故作玄虚，只要把自己内心想传达的东西反映出来就可以了。2022年，有感于北仑抗疫中老百姓的同心协力，他创作了漆画作品《同心·战役》，入选第十四届浙江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，并被浙江非遗馆收藏。毛伟峰关于宁波“海丝之路”“唐诗之路”的历史文化题材创作也在进行中。他还希望，他设计制作的漆艺，能够成为城市的伴手礼，传播宁波的城市形象。

毛伟峰对漆艺在宁波乃至中国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抱有十足的希望。他说：“大漆艺术蕴含着东方文化艺术的基因，传递着深邃、厚重、静谧、温润的语境，折射出国人追求的情操与人文品格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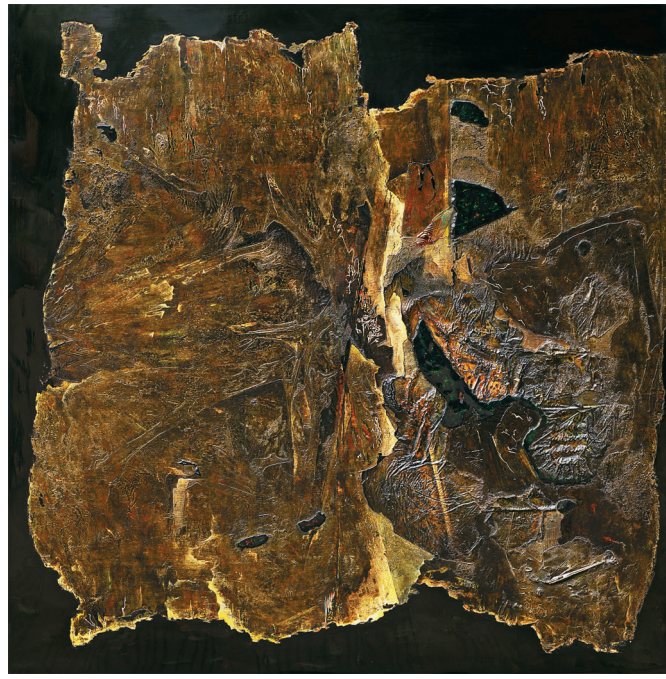
《马首》 毛伟峰 作

在的日常中，毛伟峰是不走寻常路的人，他并没有像许多同学一样，毕业后进入院校，在教学之余进行创作。他和创业伙伴们一起，在杭州开设了漆画创作工作室，进行漆画实践与理论的探索。

2017年，他更是另辟蹊径从省城杭州来到了北仑。

这其中当然有同学的邀约，他也看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现代学徒制，让漆艺创作实践有了传承的良好机制；而北仑近年涌现的新进漆画创作群体，让他多了一份交流共进的向往。

在与毛伟峰的对话中，我惊异于他10多年间有这么作品进入全国各地的地标性文化空间；他独立或合作创作的漆艺作品，被美术馆博物馆私人收藏的现已超过60幅，还为全国的一些博物馆、艺术酒店



《素锦·襁褓之蒙尘的袈裟》 毛伟峰 作

状物写心说画松

灿臻

树，只要有点潮湿的红沙土，它们就会从石缝中钻出来，伸枝展叶，迎着山风雨雪成长。其枝干往往是严重扭曲的，而正是这种扭曲，透出它们的抗争和倔强。

泰山为五岳之首，而青松则是泰山的一道风景。泰山松以古老苍劲为其特点。几年前，我们一行人登回马岭，穿中天门，过云步桥，到五松亭，一路都在松林间穿行。回头若要说起最美最奇的泰山松，那当属后石坞的劲松了。后石坞峰高谷深，松高大伟岸，层层叠叠，遮天蔽日，松涛低语，青云流泉，让人浑然忘我，陶醉其间。

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悍，它不择地势，不畏严寒酷暑，狂风击不倒，大旱不死，苍劲挺拔，虬枝屈铁，刚强不屈，蕴藏着一股内在的风骨和顶天立地的气概，风霜雨雪不改色，泰山压顶不弯腰，这正契合了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。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华夏子孙为何对松树怀有炽热的感情。

如何画松树，古今一些画松高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首先要借鉴，向传统学习，大量临习名家的经典之作，解决技法问题。其次，要师法自然，向生活学习。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养分，丰富自己的艺术感受。比如走出家门去旅游，登山观松，看得多了，久而久之，就与松树有了某种感应，松的大气、骨气、苍劲等神态，就会自然在笔下流露出来。有人说画松是学画的基本功，以画松作为练手，举一反三。不少画家从传统到写生，又从写生到传统，在这个反复研习过程中不断提高，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中国画讲究“状物写心”，不是对松的简单描绘，而要求在画面中把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表达出来。在画家笔下，松树不单单是松树，更是画家的心象和符号，是画家对人生的思索和生命的感悟。

画松树要思考如何抓住其灵魂，以表现松树的顽强精神为首要。用笔上追求率性随意，苍劲雄强，笔力老健，勾、皴、染兼



本文作者（正面站立者）与高式熊（坐者中）、张森（坐者左）、周慧瑀（坐者右）合影。（姚伯先 供图）

钩沉

4月17日的《宁波日报》上，刊登了《印坛风流数四明 一印传灯耀古今》和《百年秦祠》两篇文章，在这两篇文章中，都提到了一个人——高式熊，这立马让我想起了15年前与高式熊先生那次难得的合影。

2008年4月19日上午，我去上海拜访我的书法启蒙老师张森先生，正好赶上“海上楷书邀请展”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459号静安区文化馆玉兰展厅举行开幕式。在展厅休息室里，我与高式熊先生及张森老师、周慧瑀先生留下了合影。

当时，张森老师为了确保我能顺利参加开幕式，特意给了我一张静安区文化馆寄给他的、上面写有他姓名的“邀请函”。因此，我得以“嘉宾”身份顺利进入展厅，并在展厅休息室里等候。

张森，著名上海书法家，他诸体皆精，尤擅隶书，其隶书被人称为“南秦北森”，即南张森、北刘炳森。张森老师为人谦和，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。

过了不久，所邀的嘉宾陆续进入展厅，我看到熟悉的张森老师跟平常一样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进来了，我忙起身让座，随即跟他攀谈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个秃顶、两鬓斑白、戴着眼镜的老者精神矍铄地进来了。张森老师看到后，起身迎了上去：“高老师您来了，快请坐。”我听后，赶紧起身把我的座位让给被张森老师称为“高老”的老者坐下。

待高老坐下，张森老师笑着对我说：“这位高老你认识么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不认识。”张森老师笑道：“你们俩还是宁波老乡呢。”高老于是抬头看了我，我赶紧伸出双手：“高老，您好，我是余姚的。”他听后边伸出双手跟我握手，边笑道：“真是巧了，我的老师张鲁庵老先生就住在余姚路呢。”我握着那大而厚实的手，激动不已道：“真是太巧了，太有缘了！”此时，我并不知道他说的张鲁庵老先生是谁。

高老紧握了一下我的手道：“小伙子，年轻呀，好好学，有前途呀！”我的脸倏地红了，道：“还望高老多多指教。”一语未了，有人扶着腿脚不便、拄着拐杖的周慧瑀老师过来了。张森老师和高老见状，都站起来跟她打招呼。

周慧瑀，宁波籍著名书法家，兰亭奖

一张难得而珍贵的合影

姚伯先

终身成就奖获得者，她诸体皆精，最擅行书，其行书主要取法于北宋书法家米芾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对高老是一无所知，见张森老师对他尊重有加，我觉得此人肯定非同一般，就想趁此难得的机会，要个联系电话什么的，以便下一步有机会登门求教书艺。

于是，在征得他们同意后，我跟正在拍照的展馆工作人员商量，能否借用他的相机帮我们拍几张合影，工作人员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，其中就有了那张合影。

照相结束，那位工作人员问我那几张照片如何处理，我说先寄给张森老师，到时，他会寄给我的。

随后，我正想跟高老老进一步交流，工作人员说开幕式开始了，把他们一一引到主席台上。等开幕式结束时，我一看时间，离预先买好的赶往余姚的车票时间不到一小时了，我向张森老师说明情况，张森老师说“本来想趁机坐下来一起吃饭，好好聊聊的，那现在只能如此了”。我匆匆跟他道别。而高老一时又找不到了，我只得悻悻地赶上上海火车站。

回家后，我马上寻找相关资料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：高式熊，1921年出生，名廷肃，字式熊，号羽弓。浙江鄞县人。为中国著名书法家、金石篆刻家、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、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、“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”所长、上海民建书画院院长、棠柏印社社长。作品有《西泠印社同人印传》《高式熊印稿》等，他尤对篆刻有深厚造诣和重大贡献。

高老所说的张鲁庵老先生，慈溪人，字炎夫，号幼蕉，西泠印社社员。他精篆刻又以善制印泥名驰遐迩，系“鲁庵印泥”创始人。

没过几天，我收到了张森老师寄来的包括与高老合影的几张照片。我总以为，会有机会再见到高老，向他讨教。曾经有一次，他来余姚参加某个书法展览，还专门为展览题词。可惜，我因有事竟跟他擦肩而过。

2021年4月15日，张森老师在微信中发给我一张邀我参加《纪念高式熊诞辰一百周年——高式熊遗作展》VIP邀请柬，我这才知道高老早已于2019年1月25日去世了。

尽管再没机会当面向高老讨教书艺，但他紧握我的手说的那句“小伙子，年轻呀，好好学，有前途呀”，时常萦绕耳旁，激励我更努力地砥砺前行……



《长青》 蔡灿臻 作